

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夫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訖今湘神所寶靈正百里所謂分風送客者乃正圍一同之間然則湘祠爲虞帝之二女復何疑邪沈存中云陟方之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而且謂之二女乃復不知位既久禪匪復陟方之事邪黃伯思輩雖能以退之之辨爲非然猶以爲天帝之女與翁養源於湘江圖志述之斯亦惑矣紛紛失据以爲舜女蓋自今始

黃閔武陵記云武山半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床

槃瓠行迹辰州圖經云隍石窟如三間屋一石狗形蠻俗云槃瓠之像按伯益經云卞明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卞明黃帝氏之曾孫也白犬者乃其子之名蓋若後世之犬子豹奴虎狔虎犢云者非狗犬也然經又言卞明生白犬白犬有二自相牝牡郭氏以爲自相配合蓋若今之婆羅門半釋迦者而應劭書遂以爲高辛氏之犬名曰槃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爲南蠻則知其說原衍於此是殆以白犬爲麗爾至郭璞張華干寶范曄李延壽梁載言

樂史等各自著書枝葉其說人以喜聽而事遂實矣
且其說曰高辛氏募有得犬戎吳將軍首者黃金千
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杜君卿固疑其誕謂黃金古以
斤計至秦始皇曰鎰一也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得
萬家之封二也將軍周末之官三也吳姓宜周始有
四也佑之難亦當矣又引其獄中與諸甥書證之然
不知其說之不出乎擘也夫人畜之交通世蓋每有
昔元嘉中孟慧度之婢與犬通處者且逾年事具宋
書志槃瓠者特獬豸之轉爾按玄中記槃瓠浮之東

南海中是爲犬封氏蓋因本風俗通然亦不謂其爲
蠻人之祖也

夏后氏生而母化爲石此事之異聞者說見世紀蓋
原禹母獲月精石如薏苡吞之而生禹也淮南之修
務云禹生於石注謂修已感石坼胸而生故說者以
爲夏后生而母復爲石今登封東北十里有廟廟有
一石號啓母石應劭劉安郭璞李彤隨巢王炯王韶
寶莘等皆云啓母歷代崇祀亦以爲之啓母按元封
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夏后

啓母石伏云啓母化爲石啓生其中地在嵩北有少
室姨神廟登封北十二里云啓母之姨而偃師西二
十五復有啓母小姨行廟淮南子禹通轅轅塗山欲
餉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爲熊慙
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
啓蓋本乎此事正與廣德所祠烏程張渤疏聖河夫
人李餉至鳴鼓事正同見事實及桐汭志漫錄等故
記以爲大禹之化厥有繇矣雖然啓母之廟顧野王
盧元明等又以爲陽翟婦人嵩高記云陽翟婦姪三

十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爲母立祠曰開母祠
則又疑后母矣按遁甲開山圖又言上古女媧十九
代孫大禹壽三百六十歲入九嶷山飛去後化生於
石紐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
十四月生子代父治水堯舜以其功如古大禹乃賜
號禹此又與世紀之說異

伯益卽伯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字有

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契去聲之爲尙入聲臯之爲

咎去聲君牙之爲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

而異文者如陶之爲繇垂之爲倕鯀之爲鮌虺之爲
備紂之爲受罔之爲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
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
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
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
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紀
秦者也秦記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
暨益奏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
作朕虞若予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

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
四岳不名爾而姜姓則見於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
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於書史
記本紀世家及總叙之謬如此不特此也重黎二人
而合爲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爲齊世家之祖而總
叙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其垂刺如此而羅
氏路史因之真以益翳爲二人又以柏翳爲臯陶之
子則嬴鄆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之時秦方盛
於西徐延於東趙基於晉使柏翳果臯陶之子臧文

仲安得云臯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隤
斂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
期而薦禹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計非
事實也

賢臣刻名於琬琰故名琬琰錄然竹書紀年云后桀
命扁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焉曰琬曰琰桀
愛之斲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則琬琰之
刻非佳事也又云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氏以與伊
尹交遂以夏亡則妹喜以棄而亡國非以嬖而亡國

也

劉子政說湯無葬處崔駰薛瓚俱云濟陰亳縣今有
湯冢皇覽云在亳城北郭東三里高七尺韓嬰所謂
帝乙墓者何謂無邪按伏滔北征記博望城內有湯
伊尹及箕子冢今悉成丘杜征南亦云梁國蒙縣北
薄伐城中有湯冢其西有伊尹箕子冢今城內有故
冢方城宜其爲是而記乃稱王子喬墓亳之湯冢已
名之伊尹冢顏籀亦固疑之爰求徵地則又別有湯
冢漢建平元年大司空史御長卿按錄水災行湯冢

者於漢隸扶風地有湯池徵陌何謂無邪然湯都亳
與葛比似亦不在茲土及攷秦寧公本紀二年伐湯
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湯則知周穆桓之時別
自有湯亦號亳王爲秦所滅乃西戎之君葬於徵者
而非成湯之墓繼觀聖賢成冢記湯之冢後魏天賜
中已圯矣銘言二千年困於恩其明器悉爲河東張
恩靈之於河是知成湯之冢已不復存子政之言爲
不苟矣

周公叙商六臣言高宗時有甘盤而不言說何也正

義云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
漢儒以爲卽位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說
有大功周公數六臣不言說未知其故蓋此六臣皆
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乃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
所遺之臣也周公留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
說耳

說命曰說築傅岩之野孔氏傳云傅氏之岩有澗水
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
之以供食至蔡氏不從其說乃云築居也今言所居

猶謂之卜築按孔子語子路云傳說負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孟子云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莊子云傳說胥靡墨子云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傅岩屈原離騷云說操築於傅岩賈誼鵬賦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班固公孫弘贊云版築飯牛之朋崔駰達旨云役夫發夢於王公張衡應閒云委甫築而據文軒夏侯湛抵疑云傳說操築以寤主羊祜讓開府表云有遺德於版築之下郭璞三蒼解詁云板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杵也王子年拾遺云傳說賃爲赭衣舂於深山

以自給蕭綺序錄云傳說去其舂築釋彼傭賃應翹旌而來相沈約恩倖傳云版築賦役也傳說去爲殷相右諸說皆遠出蔡氏前並同孔傳且孔孟莊墨去殷皆未大遠言必有據不知蔡氏何所見而不從也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爲嗣史記之文也以母賤對母正后言之是二母明啓與辛非同母之所生也前此呂氏春秋載紂之母生微子又生仲衍其時尚爲妾已而爲妻生紂是太史遷之所記者非也而帝王世紀曰帝乙有二

妃正妃生三子長曰微子啓中曰微仲衍小曰受庶
妃生箕子年次啓皆賢初啓母之生啓及衍也尚爲
妾及爲后乃生辛帝乙以啓賢且長欲以啓爲太子
史據法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帝乙乃立辛
爲太子夫史爭之辭若果有之曰妾曰妻是謂二人
若直謂啓與辛皆帝乙在微時正妃所生之子則帝
乙旣卽位正妃得爲后矣妻得從夫以貴而所生之
子不得從親皆貴乎微子啓不得稱嫡長子乎大紀
論乃曰帝乙泥於立嫡而不知受之足以亡天下也

亦不慎不知變之過吾不知其何也余謂事仍當以
史記爲正呂氏春秋世紀或出傳聞之異辭耳

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發則武王之生乃
庚丁三年甲辰也文王至紂十五年而始得呂尚則
武王巳年七十六七矣而云娶呂尚女邑姜豈其父
方十二卽冠而娶太姒顧其子反老耄而始婚邪非
人情也亦非禮也竹書紀年言武王實得年五十有
四攷其在位僅五年而崩若如禮記文王與齡之說
武王崩年九十有三文王崩年九十有七相去纔四

年文王之生武王纔四五歲爾生伯邑考又是何時
羅泌路史所以辨其必不然錢公輔語王安石云武
王聖人八十尚無太子此盡信書所以不如無書也
禹爲夏契之後爲商而稷之後爲周夏十七世商三
十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
唐堯之時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僅是至叙
稷十五世而至文王中間乃闕夏商二代所較者三
十餘世疏脫甚矣絲堯舜至周文王千一百有餘載
而其世云十五豈人理哉不窳實非后稷之子而公

劉乃商世之諸侯蓋當商家十葉之間故左氏云文
武不先不窳而外傳乃謂夏氏之衰不窳始失官守
婁敬亦言周自后稷封邰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
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夏桀之時漢書匈奴
傳云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竄於西戎師古以爲稷
之曾孫而康成遂謂與太康並世豈不妄哉夏書紀
帝世系云帝俊生稷稷生台台生叔均叔均爲
田祖帝俊帝嚳之名也稷後既有台台生叔均則不窳
不得爲稷子明矣第其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單

言明 卷之七 三十一
穆公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世本史記所爲据者
安知所謂興者不爲公劉也邪卽稽世本不啻而下
至季歷已一十有七世矣何得謂十五世哉

夷齊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師古之
說同而高誘乃以爲洛東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
預阮籍之徒咸以爲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卽今二
山皆有夷齊冢廟九域志兩從之戴延之以爲疑按
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山雷首也是爲中條一曰薄
山一山九名卽蒼山也據河南郡境界簿云城東北

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齊所居而黃太史猶以
或者指武師度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爲是
夫首山之名所在固不一曹大家云在隴西而今隴
西有地曰首陽東有烏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重言
首陽則正在遼西今遼之和順東實有山名首陽俱
有祠廟其在吳郡亦有首山豈得徧爲據邪子曰伯
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又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
夷叔齊歟注家亦云蒲阪陽區山者俗號首陽而黃
子且以爲無餓死事按呂氏書夷齊如周至岐陽而

文王已沒武王卽位使叔旦就膠革於次四內盟曰
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又使召公就微子啓於共頭之
下盟曰世爲長侯守商之祀相奉桑林宜思孟諸各
爲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其一以其一歸夷齊聞之
相視而笑曰嘻異哉非吾所謂道也周見商之僻而
遽爲之其治尚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
爲信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治商是以亂易
暴也今天下聞周德衰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不若
避之以潔吾行二子乃北行至首陽山餓焉石曼卿

云死蒲阪者恥周之事而死於堯舜之區庶幾見揖
異之風焉則亦非洛陽矣又孰有叩馬之事哉三秦
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
而爾雅云芑白苗捷爲舍人以爲伯夷所食首陽之
草也程晏以不食爲飽以失仁爲餒餓乃其飽死乃
其生而李德裕且以聞媛不薇爲不智不義棄兄之
祿不仁伊川程氏則謂止是不食其祿非餓不食聖
言皦日而衆言猶不一惜哉

孤竹君墨台音眉怡見孔叢子注一作默台見路史

名初字子朝見韓詩外傳孤竹國名卽觚竹北海之
孤山是也太史公伯夷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
子也而不知孤竹君有三子曰伯夷名允一名元字
公信乃元子曰伯遼名憑乃中子曰叔齊名致字公
遠一作智字公達乃嫡子或曰夷齊諡也略見春秋
少陽篇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見吾衍閒
居錄初欲立夷不可初薨夷齊偕巽去之北海之瀕
於是立憑或曰憑夷齊之弟一曰乃異母弟見烈士
傳

太公廟碑在衛州共縣晉太康十年立其文曰太公
望者此縣人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
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其周志
曰文王夢天帝服玄襪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
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再拜稽首文王夢之
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之曰而名
爲望乎畚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見太公言其日且
述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曰有之遂與歸以爲卿
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卒蓋壽一百一十歲

史記謂東海上人西伯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又曰呂尚處世隱海濱西伯拘姜里散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言尚所以事周雖異要之爲文武師蓋不得其詳乃廣徵異說其謂東海上人則得於孟子其先君望子則得於墨子至拘姜里則戰國辨士之論也灼龜而得兆立以爲師今緯書有之曾不知諸侯無太師而東海時避紂則得以爲卿士其說是也詩曰維師尚父則知爲武王師也竹書最古當魏安釐王時國史也所書宜

可信晉紀言咸寧五年盜發汲郡冢與此碑異知史誤也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載與俱歸此司馬遷之說也文王至磻谿見呂尚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此尚書大傳之說也太公釣於滋泉文王得爾王此呂不韋之說也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初下得魴次得鯉剝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公避紂居東

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此孟子之說也其說之不同如此

嬾真子曰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也然宋玉楚詞曰太公九十乃顯榮東方朔云太公七十有二設謀於文武王楸野客叢書云二說多有之不特此也如荀子曰舉太公於州人行年七十有二鄒子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說苑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于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爲天子師淮南子曰呂望年七十始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

紂魏志尚父九十秉旄鉞白詩曰七十遇文王此類甚多然太公遇文王之歲月無經典明文雜師謀注云文王旣誅崇侯乃得呂尚於磻谿之厓是太公遇文王於伐崇之年書傳云散宜生南宮适闕夭三子相與學於太公四人遂見西伯於姜里是太公遇文王於被囚之年史記齊世家曰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侯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其二太公之謀居多則是太公歸周又在斷虞芮之前也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旣得太公然

後以武王娶其女文王受命之年武王已八十二矣
不應是時方娶其女前已有考辯之

其冬然太公毆文王之遺且無然其即文王而為主
條賤志尚父六十集或難曰昔曰十十毆文王也賤

說略卷之八

江寧顧起元太初輯

史別中

周有八士馬融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
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
財乃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
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
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
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

後以武王娶其女文王受命之年武王已八十二矣
不應是時方娶其女前已有考辯之

其多然太公毆文王之遺且無然其即文王而為主
係賤志尚父六十集或難曰古古毆文王也賤

說略卷之八

江寧顧起元太初輯

史別中

周有八士馬融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
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
財乃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
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适也
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尚書南宮
之姓與汲冢書南宮之姓合伯達伯适與仲忽之名

又合似是無疑

范鎮碑云膺姿管蘇靖共衛上洪氏謂蓋法家者流也范史云律謝臯蘇注以蘇忿生此云管蘇謂夷吾與忿生也然又考州輔碑云昔管蘇之尹楚以直見疎劉梁傳曰管蘇以憎忤取進此亦用管蘇事考新序楚共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云云用此事亦未可知也

漢書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因據此以子糾爲桓公之弟然荀子謂桓公殺兄

越絕書謂子糾桓公兄也皆與昭不合蓋文帝爲厲王兄昭特避就以爲之諱耳自宋儒以來率謂子糾非所當立考之管子載召忽之言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有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況與我齊國之政也觀此則糾之立有先君之命矣呂紀曰初鮑叔管子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猶鼎之有足去一則不成且小白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糾也管子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

糾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
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於是鮑叔傅小白尹
文子曰子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黃楚
望曰考春秋立子以貴之義子糾魯出也魯女貴而
班在衛上則子糾當立凡此又皆子糾爲兄與當立
之證也

臯陶之後有嬴氏偃氏以其爲理則又有理氏李氏
理天理也故天官書云左角爲理然則李理二字古
特通用之非有他義也陸佃說理用云李水之子又

水子也可謂正矣仁實也故古以爲理官之字管子
書云冬李也又云黃帝得后土辨乎北方以爲李而
呂氏春秋亦云后土爲李又云臯陶爲李昔晉文公
命李離爲李以爲臯陶之後是矣古者理官之理字
直爲李其義一也傳云一介行李卽昭公十三年傳
之行李也蓋在夏商之代已有此李氏矣而姓氏之
書及北史若新舊唐書等乃云老子生於李下而以
爲姓或云因亂食苦李而得姓或又以爲饑餓木子
而姓之均爲妄誕暨葛孝先直謂老子之母李氏女

言明 卷之八
也故老子因母以爲姓迨其孫洪傳諸神仙因謂老子生於李家猶爲李姓非也漢屬國侯李翊碑以李氏爲出於箕子則尤爲無所本矣

左氏不載程嬰公孫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頗詳左氏稱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是無嬰與杵臼之事也史記則言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程嬰以死存之越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

二說似乎不一蓋左氏爲文高簡且其所載以立武復田爲重故詳叙其後而不暇悉其初然謂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則所謂朔妻匿於公宮與武之生及二子之存孤可一語盡之矣史記追叙本末故詳著焉二說固可會而一也趙之族滅左氏謂趙嬰齊通於莊姬原屏放之於齊莊姬以是怨原屏譖而殺之而趙氏滅史記則謂大夫屠岸賈討靈公之賊殺朔與嬰齊同括而趙氏滅二說不同合二書考之蓋趙朔趙同趙括之死本各因一事各爲一時史記得之

傳聞誤合爲一遂致事詞參錯不可稽耳今按趙同於朔死之後見於左氏春秋者不一而足其非同時被殺甚明且趙世家載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晉世家則載景公十二年以趙括與韓厥等五人爲卿已自相牴牾不足信矣

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按叔敖浮光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爲鎮費補之云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病甚臨卒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

貸吾子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忼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堯堯人所不貪遂封潘鄉潘卽固始也而所載歌絕竒曰貪吏而不可爲而可爲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汗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賣薪

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勝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餘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

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一月庚子生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明崔銑松窻寤言謂孔子巳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夏八月也六歲而顏

路生九歲而子路生十五歲而閔子騫生十九而娶开官氏亦非三十而婚之禮也二十而生伯魚時爲季氏司職吏史記言弟子益進此時諸門人皆未生不知果何弟子也二十九歲冉有仲弓生三十巫馬期生三十一顏淵生伯魚年十一矣三十二子貢生三十五樊遲生次年原憲生本傳云夫子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顏子方六歲不知又何人也又云魯亂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夫孔子三十歲時景公與晏嬰適魯既有秦穆公之對而景公說矣至

此又何必自辱爲家臣以通乎景公也不臣於晏嬰而臣於高昭子何也三十九澹臺滅明生四十二公西華生四十五卜子夏生陽虎亂季氏僭夫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時顏子方十五次年而子游曾子方生乃問欵器夫十七而孟釐子稱其達三十三而齊景公稱其聖人之智四十二而知桓子之黷羊辨吳專車之骨反獨不知宥坐之器而問焉何也本傳四十七爲中都宰史記在五十二年次年子張生又次年子賤生五十一

誅少正卯史記遲五年五十七畏于匡顏淵後年二十七子路年四十八而由之本傳在五十四困陳蔡之後亦誤也自陳遷蔡史記作六十傳多三年危陳蔡之時弟子有愠心子路時五十四子貢三十二顏子三十三則伯魚當四十四傳云鯉五十而卒則顏子亦當四十三四矣以請車之事知之何以曰三十二而卒也夢奠時傳作七十二吳氏曰時伯魚已歿六年則又當爲七十五矣崔銑以爲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十八日巳丑卒夏二月也生從穀梁卒從左氏

年七十四此皆人物考之失考者也

子見南子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寵姬南子孫奕云攷家語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爲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夫孔子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而去魯適衛至衛又肯爲靈公南子次乘哉且六經以至魯論家語皆無見衛南子之事南子當爲魯之南蒯耳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佛肸以中牟畔子路亦不悅其見蓋昭公十四年南蒯之奔

齊也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強魯此夫子所以見之也與佛肸不約而同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昭昭矣

論語公山不狃以費叛召孔子史記在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前春秋不書者以費叛季氏非叛魯也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從孔子墮費時豈有費叛如家語所云是時孔子既尊用於定公尤見信於季氏三家聽其行事如此乃欲舍魯背季而赴費人之

召豈人情哉不狃召孔子事無之則已若有之則史記九年爲得其實而家語所云與左傳所載非矣孔子列逸民之行而不及朱張朱子謂朱張不見於經傳今按困學紀聞有云朱張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也其謂行同於孔子蓋本王弼之註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釋文亦引之

論語申枏鄭玄云卽申續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史記以棠爲黨家語以棠爲續傳寫之譌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枏爲棠則

申枏申棠一人爾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枏魯伯宋祥符封枏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並列從祀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

魏文侯以卜子夏爲師按史記所書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爲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封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始爲諸侯師豈其然乎此出宋永亨搜采異聞

錄其辯攷甚確余謂子夏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弟子從者甚衆文侯或少時或爲大夫時師之後人舉其事追叙之因稱魏文侯耳

按春秋左氏周以子正而晉獨用夏正故絳老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師曠謂是叔仲惠伯會承匡之歲於今七十三年今起文公之十一年正月上盡是年二月癸未爲七十有四年於曠說不合長曆攷之則文之十一年正月一日爲乙丑所稱甲子乃三月朔是年二月二十三却爲七十

三年以傳言之則自此以前晉國已用夏正僖公四年十二月申生縊經書五年春九年十一月殺卓子經書十年正月十年冬晉殺丕鄭經書十一年春蓋傳或據晉史而經則周曆也左氏旣與經違而杜每以爲從赴夫以赴辭必舉日月始豈得而更哉國語僖十六年文公過五鹿子犯曰十有二年歲在鶉火必獲此土以十二年則爲二十七年是歲歲在鶉尾而取五鹿乃在二十八年之正月以夏正數則在二十七年之十一月始應鶉尾之說獻公之伐虢卜偃

曰克之其九十月之交乎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是以周十二月爲十月也據汲冢紀年書特紀一晉起自殤叔至莊伯十一年魯隱之元年也皆以建寅首迨晉滅乃復收紀魏事故預以爲魏國之史預蓋知此故於正月每云謂夏正月又云正天時以夏正而已劉知幾不之知乃以爲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天子禮樂獨用周正斯又大妄左氏所記周夏之時不一而足魯隱之元則斷以爲周月獨有合於經指故表而出之

范睢傳睢入秦變姓名爲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西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睢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睢之前久矣睢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睢冒其名

以誑鄰國邪

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察者遂以爲親受業於子思非也攷之孔子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實爲喪主四方來觀禮焉子思生年雖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則旣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齊其書論儀秦當是五年後事距孔子卒百七十餘年孟子卽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門相爲授受哉孔叢子稱孟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蓋依放之言也

漢高祖荀悅曰諱邦字季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呂媪曰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夫季當爲行如古之伯仲季非字也如後曰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伯名演字伯升又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仲郟陽侯名喜能爲產業見漢書是知伯仲非二兄之字皆行也古人質朴故以伯仲季爲字稱耳如云會羽季父左尹項伯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後賜姓劉封射陽侯見功臣表吳王濞

說略 卷之八
父字爲仲又曰邦之字曰國者蓋臣下以國避諱代
邦之義也如惠帝諱盈之字曰滿師古曰臣下以滿
字代盈是也

會稽太守王景興問士於虞翻翻對曰鄞大里黃公
潔已暴秦之世會稽續志云黃公之賢列於四皓晉
夏統言會稽土地風俗其人循循然猶有黃公之高
節杜子美詩云黃綺終辭漢王逸少有尚想黃綺帖
陶淵明詩云黃綺之商山南史阮孝緒云漢道方盛
黃綺無間山林是皆以黃爲姓矣王貢傳序四皓名

字當讀爲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讀爲夏黃公者亦猶
樂正裘牧仲之誤耳然攷之宋世商於人有得四皓
神坐者乃西漢所書鑿石爲位以爲祭也一曰園公
神坐一曰綺里季神坐一曰夏黃公神坐一曰角里
先生神坐昔王元之在汝水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
頸如樗里子定爲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
爲一人黃公其別一人也元之檢諸書得陶淵明洎
唐詩皆言黃綺如李白輩亦如此卽改此詩自是人
皆以文簡爲据得四皓神坐知元之非誤但昔人論

四皓或言園綺或言綺夏不必盡舉首字取文順則用之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不可知也周燮曰追綺季之跡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夏黃公無可疑者園一曰園風俗通楚鬻熊之後爲園考之陳留志園公自是秦博士周庾字宣明襄邑人以常居園中故謂園公或曰姓圈名秉昔圈稱撰陳留風俗記蔡邕集有圈典魏有圈文生皆其後也古者角與祿同文故樂書作祿鄭康成於禮角皆作祿陳留志作角

唐李潛嘗辯之路史又云夏里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角里先生則係秦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謂之霸上先生角里亦其號耳神坐路史作神胙杙引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於隱所則知神胙杙俱當時所刻者

夫子云丈夫子也漢嚴忌字夫子非也當由鄒陽傳誤本云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云先生枚乘夫子嚴忌而以夫子爲嚴之字則先生亦當爲枚之字耶乘自字叔也忌無考

漢書載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實無天河之說
唯博物志云客星犯牛斗事後人云得織女支機石
以問君平皆子虛烏有之談耳寶曆中京洛遍夫昇
張騫槎不知何物前輩詩往往用張騫槎杜子美亦
云奉使虛隨八月查相襲繆誤如此

東坡二疏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
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
意亦超卓矣然考之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
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

去時三人尚無恙也

阮嗣宗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註謂李夫人趙
飛燕大誤或云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婕妤然不
應與婕妤游從班史谷永傳又有爲趙李報德復怨
註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楊用修又言卽趙季李疑
二人皆陽翟大俠爲何並所殺未審孰是也

傳稱揚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末言仕
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京見
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

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此泰和胡正甫所辯也以子雲有美厥靈根語爲伊川所取信其決非媚莽者此自賢者微顯闡幽之意抑子雲又言大明煌煌旁燭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常豈浮湛亂世危行孫言別有指邪然以余攷之正甫言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

二歲以五十二合雄初至京年四十餘已近百年謂傳所云七十一歲者相牴牾是謂雄至京師在成都卽位之始也今以漢書漢紀子雲文集反覆參校成帝元延二年行幸甘泉河東至王莽建國二年符命事發雄投閣之歲計二十年王音薨於永始二年正月至建國二年計二十四年至天鳳五年計三十五年傳言雄年七十一以是年卒逆推而上至奏甘泉賦時雄年四十一矣王音前是陽朔三年九月以王鳳薦爲大司馬傳云雄至京師音奇其文則雄之至

京師在陽朔歷鴻嘉至永始二年之八年中是時雄年尚未四十也成帝以卽位初年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祀至永始三年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畤陳倉陳寶祠是時趙飛燕姊妹方大幸四年正月行幸甘泉元延二年正月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等載輪長楊射熊館雄時從行此雄上河東甘泉羽獵長楊四賦之繇也成帝卽位初改元建始時雄年

二十歲未必是年卽至京師也哀帝元壽二年春單于將來朝公卿議勿許雄爲黃門郎上書諫帝召匈奴使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十斤解嘲作於哀帝時傳所稱三世不遷官蓋合成哀平三世而言之耳今若以獻賦時雄年四十一以是年至京師至天鳳五年卒正與傳七十一而卒之數合而又與傳所言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至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者不合矣蓋以天鳳五年上至音卒之年雄年

當三十有七非四十餘其不合一也若音在日雄至京薦爲待詔至奏賦時已五六年音死亦五年矣不應言音薦雄待詔歲餘奏賦也其不合二也旣云雄至京四十餘王音薦之則自永始二年音在日至天鳳五年凡三十五年以雄年四十餘合三十五年當得年七十五六歲矣不應言七十一而卒果七十一而卒則卒宜在天鳳元年之一年前以建國八年而卒矣不應言天鳳五年其不合三也蓋正甫所以攻漢書者言辯而未盡事理而本傳實自相牴牾難以

爲據正甫又引郿縣志簡公紹芳援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而內之明日遂卒且曰祠甘泉在永始四年按祠甘泉在元延二年紀傳載之甚明雄先奏甘泉賦後奏河東賦後又奏羽獵賦後又奏長楊賦哀帝中又上諫不受單于朝書此云賦甘泉明日而卒者果可爲的據邪簡公以班孟堅蚤世曹大家傳失其實而必執以子雲死在成帝永始四年正甫又以爲子雲來京師在建始初死當在平帝末年如此則以七十一歲而卒之逆推至成帝卽位

初雄年方三十五亦未得爲四十餘也傳與二公之言校之多有不合簡又以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按漢書谷永元帝建昭中舉爲太常丞成帝建始三年日蝕地震爲陽城侯劉慶忌舉待詔公車對策至王莽篡位時已四十五年矣年七十者自可延至此時乃按百官表永以成帝元延四年由北地太守爲大司農一年免本傳言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卽時免數月卒於家谷子雲之死明白如此且其死去莽篡位時十有七年千

載而下乃以美新事懸坐之恐九泉有知亦不肯甘受也余說略中截取正甫之言因爲備考諸書之同異如此

後漢二十八將名次不可曉第一人鄧禹顯者也第二人馬成無聞焉第三人吳漢顯者也第四人王梁無聞第五人賈復顯者也第六人陳俊無聞第七人耿弇顯者也第八人杜茂無聞首尾皆然立功次序不應相間雜如此薛伯宣常州云舊本漢書作兩重排列上一重鄧禹居首次吳漢次賈復次耿弇下一

重馬成次王梁次陳俊次杜茂後人重刊遂錯悞此極有理范曄論云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今本乃以王常臧官李通馬武竇融卓茂爲序則將上下重誤合而爲一明矣按王應麟玉海紺珠集載二十八將首鄧禹次吳漢又次賈復馬成乃第十六王梁第十七陳俊第十八杜茂第十九則知漢書本文自明特刊書之誤耳

漢書註有曰臣瓚者不知爲何人晉中書監魯和嶠嘗領命校正穆天子傳五卷瓚乃其校書官屬郎中傳瓚也後人取其說以釋漢書故有臣瓚註語按漢書余靖刊誤已知有傳瓚然亦疑其未足據矣余考酈道元水經注多引薛瓚漢書注則臣瓚者安知其非薛耶道元後魏人去晉不遠其書引用不一而足當不誤也宋景文云劉孝標類苑以爲于瓚水經注以爲薛瓚而終云不足取信似未深攷也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

帝今通鑑省其文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著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沖元魏之後著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像舊史元帝本出牛氏誣辭也按魏道武帝父名什翼犍或其繼之之像而楊慎云魏道武名犍亦可笑道武始名陟圭後名珪故不名犍也唐人云君苗無姓呂安無字此言何謂也按文選注呂安字仲悌又應瑒有與從弟君苗書則唐人所云者止謂史失其傳耳亦訓人不可不通文選也

五臣注文選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熙以後皆題甲子後世因仍其說獨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淵明詩辨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蓋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曾裘父艇齋詩話亦信其說然以余考之元興二年桓元篡位晉氏不斷如綫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悉歸劉裕淵明賦歸去來辭實義熙元年也至十

四年劉公爲相國恭帝卽位改元元熙至二年庚申禪於宋觀恭帝之言曰桓玄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味此言則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其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

大隱金門者東方朔也見史記又人隱者東方朔也天隱者仲長子光也見文中子通隱者何點也見本傳充隱者皇甫希之也見桓玄傳朝隱者王僧佑也

見南史黃扉隱士者許寂也仕蜀好修鍊見蜀檮杌假隱者盧藏用也舉進士不調始隱終南有意當世見談賓錄游俠隱士者前何點與弟胤也遨遊人間俱見本傳蜘蛛隱者龔舍也見飛蟲觸蜘蛛網而死因掛冠而退時人謂蜘蛛隱見金樓子

淮陽一老漢應曜也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謂之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見白帖隱侯漢王玄奘也景帝徵不至遂就山而封侯因以爲名見盧元明緱山記阡居士漢摯峻也與司馬

遷交好隱於阡山卒阡人立祠號曰阡居士見高士傳玄德先生漢法真也順帝四徵不屈友人刊石頌之見高士傳有道大夫漢李恢也桓靈間不仕見北史李士謙傳竹中高士晉張廌也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王右軍造之不與相見一郡號爲竹中高士見永嘉郡志被謁先生東莞臧榮緒自號也見南齊書物外司馬王晞也王事鞅掌雅志不移人士號之見北齊書逍遙公韋夔也明帝遺以詩答詩願不特朝謁帝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

公見周書東臯子王勣也游北山東臯著書見南史梁丘子唐白履中也開元中人見唐世說烟波釣徒張志和也見一品集江湖散人又天隨子甫里先生皆陸龜蒙自號也見唐書遺名子韋渠牟隱鍾山自號見金陵志荆臺隱士梁震也唐末進士後不仕高從誨見五代史

至道九老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故相吏部尚書宋琪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皆七十九賜紫吳僧贊寧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

丕年七十六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故相司空李昉水部郎中朱昂皆七十一然以蜀寇作不及宴其明年昉卒遽罷若洛社耆英則前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致仕吉皎年八十六前右龍武軍長史鄭據年八十四前益州刺史劉真年八十二前侍御史內供奉官盧真年七十八前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白居易俱年七十而秘書監狄並暮河南尹盧貞以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洪景盧謂此會有兩盧真蓋誤以真爲貞也後洛社耆英則開府

儀同三司守司徒武寧軍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河東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潞國公文彥博司封郎中席汝言俱年七十七太常少卿致仕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秘書監致仕劉几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巳年七十五太中大夫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楚建中年七十二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年七十二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俱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

翰林學士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官司馬光六十四援
盧狄例在會而不預圖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判大
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時出鎮預列而不在會前社
多高壽而後社名位重樂天又有宴致仕裴賓客九
十餘王尚書八十餘白爲太子少傅劉夢得爲太子
賓客俱七十三潞公又與中散大夫程暘朝議大夫
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作同甲會在洛社之次年
元豐十老燕集序米芾作章帖守杭與郡之長老游
從各飲酒賦詩見其人爲內閣清河公正議大夫廣

平公太中大夫濮陽公朝議大夫清豐公朝議大夫
彭城公朝議大夫徐公朝散大夫鄭公承議郎崇君
奉議郎黃君不著年歲而序言貌若遼鶴言爲龜鑑
則亦皆高年矣又杭州在正統間大理正郎子貞八
十一封吏部員外郎孔希德八十禮部郎中蔣廷暉
七十八處士項伯藏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
又有稽勲郎中鄧林布政使姚肇以寓公與會而年
不及

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爲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

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太常寺丞皮子良墓志稱
曾祖日休避廣明之亂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
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爲吳越丞相父璨爲元帥府
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爲
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頗詳乃知小
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
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按唐潯陽簿劉肅所著唐世語
林已明載皮日休黃巢時遇害其子仕錢鏐矣
昔人以馮道比胡廣蓋言其邁際行履之同也漢順

帝五年胡廣已爲尚書僕射又十年而以大司農爲
司徒質帝元年梁冀弑帝爲太尉桓帝元年罷十月
爲司空五年致仕又四年以太常爲太尉又二年梁
冀誅爲庶人又八年以太常爲司徒又二年爲孝靈
元年叅錄尚書事其年宦官殺陳蕃等進太傅錄尚
書事封又四年卒凡事和順質冲桓靈六帝周流四
公三十餘年馮道始事唐莊宗莊宗爲明宗所篡事
明宗三年由端明殿學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廢
帝爲從珂所弑事從珂以司空平章出鎮義成石晉

滅潞王四年入爲司徒侍中出帝初以太尉侍中鎮
匡國契丹滅晉爲太傅漢入洛爲太師周篡漢以太
師爲中書令瀛王凡歷五國十一主出入將相三公
者二十四年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
號歐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
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迹無可考見獨得其封落星
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所據止此按至
正中徐一夔避亂海寧州有許姓者嘗闢一巨室得

古墓內有志磚蓋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
以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寶正三
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
惜歐公未之見耳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
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賜玉冊
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宮殿官屬稱臣遣
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蓋居然行帝者事矣又何疑
於改元一節乎哉

元僧楊連真伽發宋諸陵時有潛裒其骨而葬之者

陶九成輟耕錄所載以爲唐義士珏周德恭秉燭清
談以爲林義士珏瞿宗吉歸田詩話所載則以爲林
義士塾周公謹癸辛雜識則以爲宋陵使羅銑鄭元
祐遂昌雜錄則以爲林景曦或又傳爲王英孫云
古人避諱甚嚴如秦始皇諱政呼正月爲征月史記
年表又曰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
法度曰端直厚忠皆避正字也漢高祖諱邦漢史凡
言邦者皆曰國呂后諱雉史記封禪書野雞夜雉惠
帝諱盈史記萬盈數作萬滿數文帝諱恒以恒山爲

常山景帝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
作開母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爲通侯蒯徹爲蒯通宣
帝諱詢以荀卿爲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爲盛氏光
武諱秀以秀才爲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爲老嚴以
辦裝爲辦嚴殤帝諱隆以隆慮侯爲林慮侯安帝父
清河王諱慶以慶氏爲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爲
杜度吳太子諱和以禾興爲嘉興蜀後主諱宗以孟
宗爲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爲保傅以京師爲京
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爲韶穆昭君爲明君三國志韋

昭爲韋曜愍帝諱業以建業爲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爲鄧岱山岳爲山岱簡文帝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爲陽秋晉人皮裏陽秋是也富春爲富陽靳春爲靳陽齊太祖諱道成薛道淵但言薛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隋祖諱忠凡言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爲侍內中書爲內史殿中侍御爲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治書御史代之中廬爲次廬至唐又避太子諱忠亦以中書郎將爲旅賁郎將中舍人爲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

爲長樂廣陵但稱江都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爲武如晉書石虎但爲石季龍武賁武丘武林之類是也高祖諱淵趙淵爲趙文深楊淵爲楊泉詩人謂陶淵明爲泉明太宗諱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如代宗諡卽世宗民部曰戶部又所謂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是也高宗諱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東漢注引王吉語而曰至理之主才不代出者章懷太子避當時諱也武后諱曩以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劉思照改

曰思昭睿宗諱旦張仁亶改曰仁愿玄帝諱隆基惠
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並去隆字君基太一民基太
一並作其字隆州爲閬中隆康爲普康隆龕爲崇龕
隆山郡更名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蘇預
改爲源明以薯蕷爲薯藥至宋避英宗諱曙又改曰
山藥簽署曰簽書德宗諱适改括州爲處州憲宗諱
淳淳州更名蠻州韋純改名貫之韋淳改名處厚王
淳改名紹陸淳改名質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
李行純改名行諶崔純亮改名仁範程純改名弘馮

純改名約穆宗諱恒以恒山爲平山敬宗諱弘徐弘
改名有功文宗諱昆宋緄會要作宋混鄭涵避文宗
舊諱改名瀚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宗諱忱常諶
改名損穆諶改名仁裕石晉高祖諱敬塘拆敬氏爲
文氏苟氏至漢而復姓敬宋朝避翼祖諱敬復改姓
文或姓苟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爲省中武后父諱華
以華州爲太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竇懷
貞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諱以憲祖
字行後又避桓溫母諱更稱小字武生虞茂避明穆

后母諱改名預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子書凡
言長悉曰修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毗陵爲
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諱賢以崇賢館爲崇文館王瑄
除會稽內史以犯祖諱會字以會稽爲鄒穆賈曾以
父諱至不肯拜中書舍人韋聿遷祕書郎以父嫌名
換太子司議郎柳公綽遷禮部尚書以祖諱換左丞
柳宗元遷監察御史以祖諱察上表避職詔不許李
涵爲太子少傅呂滑劾涵不避父名少康劉溫叟以
父諱岳不聽絲竹之音李賀以父名晉肅不赴進士

舉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趙談曰趙同張孟談爲孟
同范曄以父諱泰後漢書郭泰曰郭太李翱祖父諱
楚金故爲文皆以今爲茲錢王諱鏐以石榴爲金櫻
改劉氏爲金氏楊行密據揚州揚人呼蜜爲蜂糖趙
避石勒諱以羅勒爲蘭香宋高祖父諱城以武成王
爲武明王以武成縣爲武義縣古人避諱似此甚多
不可勝舉聞見錄謂德宗立議改括州適處士星應
括州分野遂改爲處州處州合上呼呼去聲非也容
齋隨筆謂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改嚴州蓋

取嚴陵灘之意子陵乃莊氏避明帝諱以莊爲嚴合
爲莊州李祭酒涪謂晉諱昭改名召案說文自有召
穆字以昭爲召蓋借音耳三公之論如此又觀韓退
之諱辯謂武帝名徹不聞又諱車轍之轍今史記天
官書謂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謂馬遷史記不言
談今李斯傳言宦者韓談滑稽傳談言徹中此非史
記言談乎又謂漢書無莊字今爰盎傳上益莊鄭當
時傳鄭莊千里不齋糧茲非漢書言莊乎漢書注以
景字代丙字如干支景戌景辰景子景科景令之類
蓋唐初爲世祖諱耳

晉書與唐人文字皆然緇素雜記亦莫曉所以考之
古稱聰敏善記者聊記一二張安世武帝幸河東亡
書三篋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書以相校無所
遺失見漢書應奉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
下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口說罪繫姓名坐狀
輕重無所遺脫常於彭城相表賀家有車匠於門內
開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見謝承漢書延篤嘗借堂谿典左氏傳本諷之糧盡

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見先
賢行狀陸續爲郡曹史饑荒太守使於都亭賦民餽
粥事畢說六百餘人分別姓名無有謬誤見後漢書
禰衡見蔡伯喈所爲碑一過視之後援筆書之無所
遺失惟第四行中石磨滅兩字不分明見別傳王粲
與人共讀道傍碑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
亂粲爲覆之比較不誤一道見魏書張華強記默識
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
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畫地成圖見晉書夏侯榮賓

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里名氏世所謂爵里
刺也客示榮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見世語邢
邵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之廣尋經史五行俱
下一覽便記嘗與客在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
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邵皆
爲誦之見北史裴諏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
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見北齊書
傅昭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連內外舉而誦之無所
遺失見南史楊愔聰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召問或

單稱姓或單稱名罔有誤者後有選人魚漫漢自言
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秃尾草驢
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見本傳柳慶
僧習子也曝書僧習於雜集中取賦一篇千有餘言
慶立讀便卽誦之無所遺漏見後周書虞世南太宗
令寫列女傳屏風已裝未及求本乃暗書之一字無
失見國史補又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
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見隋唐嘉話崔仁師
爲度支郎中嘗奏度支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

怪之令杜正倫齋本仁師對唱一無差殊見舊唐書
蕭穎士與李華陸據遊洛龍門共讀路傍古碑穎士
一閱卽能誦華再閱據三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
格高下如此見本傳顏真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徒益
州忘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
先異之見唐史魏奉古授封丘尉嘗九日公宴有客
草序五百言奉古言此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
然自失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因是知名
見小史張巡生平書不再讀人抽案上書隨意扣之

無不背誦雍丘城中人一見面卽識姓名狀貌無有遺誤見韓文公書張中丞傳後柳芳開元中有李幼奇對芳念百韻詩芳暗記便頓之於壁不差一字曰此吾之詩也李不平芳徐云聊相戲耳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寫錄見尚書故實張方平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常就人借三史旬日輒還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見墓誌蘇文忠公軾在詔獄中丞李定一日語客曰蘇軾真奇才也人愕莫敢對定曰所作詩文雖數

素彊託卽朗讀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卽取筆盡補其所闕又改元用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用駭服并見老學菴筆記